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四十七回 周蓮香通姦西席 王楚江被趕出門

話說陳員外被濟公提著王升，打動心事，呆呆坐在椅上，心想：他怎麼會知道其中細情，前來調戲吾？真正奇了！正在思量的時候，忽然裡面跑出個人來，立在席前。陳員外抬頭一看，乃是他愛妾周蓮香身旁的侍婢天香，方欲問他為著何事，那侍婢就啟口說道：「吾方才聽說大師傅要找人陪酒，吾們這裡現住著教讀先生王楚江，何不就叫他出來陪陪，倒好熱鬧些。」陳員外一聽，恍然大悟道：「吾倒忘了，快去請他出來。」諸位：想和尚同著員外吃酒，關著天香什麼事？因為這天員外陪著濟公，蓮香沒人陪他睡覺，他就忍耐不住，跑出來就想到王楚江那裡去敘敘。走過屏門後，聽得和尚同主人喝喝談談，甚為投機。他一想：他們兩個人倒在此有趣，吾的心上人睡在那裡寂寂寞寞，連湯水都吃不著，未免偏枯。正要想法去請他出來，剛正和尚要請朋友，員外說沒人，他一回頭，就對天香說：「你出去如此這般。」天香照著囑咐一說，員外那裡知道其中情節？就叫家人到書房來請楚江。其時楚江聽得外邊吃酒很熱鬧，知道今夜員外又在請客，自己饑涎欲滴，心恨員外請不著他；又想今夜員外既不回房，蓮香或者出來，所以在牀上翻來覆去睡不著。直至三更，剛正朦朧的時候，忽聽門外有人叫道：「王師爺，王師爺！」楚江一答應，外面就說道：「主人請你到外面去陪和尚吃酒。」楚江道：「那裡來的和尚？吾是讀書人，素不信佛教，煩你上覆主人，說吾已經睡覺，不來了。」家人聽了，立即回報員外。員外道：「他既不來就罷了。」濟公皺眉道：「他怎麼不來陪吾和尚？吾和尚一動怒，就要向他討債。」員外笑道：「師傅又來了，他與你無冤無仇，你如何又要向他纏繞？」濟公道：「他一定不來，吾一定向他要的。」員外道：「既如此，再去請他來罷。」家人領命，又到書房中。其時楚江已由蓮香差人去咨照，說是姨太太的主意，叫他出去吃酒。正在那裡懊悔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吾方才請吾不出去，倒辜負了蓮香的美意了，不知員外還來請吾嗎？」說到這裡，又聽門外叫道：「王師爺，主人說務要你出去的。」楚江不等說完，就答道：「吾來了。」說罷，一骨碌從牀上起來，披著衣裳，拿著燈火，往外飛跑。

不料剛走到門外，就見一鬼週身穿白，立於牆邊，仔細一照，原來是個縊死鬼，舌長六七寸，垂於胸際，兩眼發直，項下拖著一草繩，碧血殷殷。楚江不見猶可，一見之時，頓覺三魂出竅，六魄離軀，大叫一聲：「嚇死吾也！」往外飛奔，恨不得肋生兩翼。那書房離正屋甚遠，苦於沒人，聽得他一跑，就聽背後怪叫一聲，往前直追。楚江急極，絆了門限，一跤跌倒。外面聽著聲音，趕緊進來，見楚江跌倒在地，忙扶他起來，已是不省人事，扶到房中，方悠悠醒轉。陳員外問道：「先生為著何事，就會這樣？」楚江把方才所見說了一遍。員外道：「吾這屋是親手所造，素來潔淨，沒有鬼怪鬧的，你怎麼就會瞧見縊死鬼？」和尚在旁微笑道：「這是冤鬼要尋替代，尋差了，尋到書房。」員外道：「大師傅怎麼知道要尋替代呀？」濟公道：「吾自少兩眼瞧的見鬼的，無論什麼鬼怪否都瞧見。方才吾進來的時候，就瞧見他坐在大門內等著。吾問他做什麼的？他說吾要尋王氏替代，無奈被人守著，下不得手，吾得候在這裡。吾說他為什麼事，你去尋他？他說他吃了冤屈氣，要自尋短見，吾所以來求替代。」員外道：「大師傅既然能同他說話，怎不勸勸他，叫他別處去？」濟公道：「這是你們家事，吾那裡好管！」員外回頭道：「先生，你書房中既有冤鬼，今夜去不得了。喝完酒，吾同你陪著大師傅，到別屋裡住罷。」濟公道：「吾會捉鬼，你們別屋住，吾到書房去。」喝了幾杯，已將四更，濟公道：「酒已喝夠，不喝了，捉鬼要緊。」說罷，拿著燭台，逕往書房中來。陳員外、王楚江那裡還敢進去，家人等也沒個敢跟著濟公走的。

濟公到了書房，把門虛掩，把火吹滅，就在先生牀上一躺。須臾，聽四面人聲靜寂，雞犬不驚，忽聞外面小語道：「你睡了嗎？」濟公即學著王楚江口音，也小語道：「是睡了，你怎麼不早來？吾等候你苦了。」外面道：「吾還認你在外面同著老頭兒、賊和尚喝酒，所以不敢造次，直等到此刻，沒有人聲，才來瞧你。」濟公道：「不要多說，快進來罷。」只聽室門呀的一聲，悄悄進來。濟公在牀上坐起身來等著，那蓮香走近牀前，悄語道：「你一個人寂寞死了，否可憐你冤家，時時掛心。今夜幸老頭兒陪著賊和尚睡在外面不進來，吾抽個空閒，特來陪你一夜，大家敘敘。你怎麼見吾來了，睡在牀上，迎接也不來迎接吾，是何道理？」說罷，揭開帳門就想上牀。濟公見他上來，把破僧帽除下，伸頭在帳門邊等著。蓮香正要去，用手一摸，只覺觸手一件毛滋的東西，就道：「吾摸著的什麼東西？」濟公學著楚江的聲音道：「是頭。」蓮香道：「你怎麼把頭候著在這裡？」濟公道：「不是吾的頭。」蓮香道：「不是你的頭，還有那個的頭呀？」濟公道：「是和尚頭。」蓮香聞言，又用手仔細一摸，說道：「冤家，你的頭髮在那裡去了？怎麼只有三四寸的長了？」濟公道：「吾做了和尚了。」此時蓮香已聽出不是王楚江的聲音了，知道事情不對，正要往外逃跑，被和尚用手一把拖著衣襟，說道：「好乖乖！吾和尚同你有緣，來敘敘。」蓮香即時嚇得魂不附體，正要喊叫，被濟公用手一指，說道：「定！」蓮香就像鐵釘釘著一般，走也走不動，嚷也嚷不出聲。濟公倒大嚷道：「吊死鬼在此了，快快救人呀！」

外面陳員外睡在牀上還沒睡著，正在同王楚江說話，遠遠聽和尚嚷聲，准知和尚已把吊死鬼捉縛，趕緊跳下牀來，呼喚家人一齊起來，帶了燈花寶劍，跑進書房。一瞧，就吃一大驚，原來不是什麼吊死鬼，就是自己愛妾。見他睜著眼、張著口，慚愧之色，見於形貌。員外對濟公道：「他是吾賤妾，怎麼會被你捉到的？」濟公道：「吾也不知道是人是鬼，吾睡在牀上，他把吾帳門揭開，要與吾幹那不端事。吾說吾和尚沒開單，這事不行；他說吾特為尋你來的，不干不行。吾一著急，把他捉住，嚷起來，你們倒來了。」陳員外也是聰明伶俐的一流人，就知道蓮香必是尋王楚江來的，他不知和尚在此，闖進來被人家把定身法定住的。就勃然變色，問蓮香道：「你這賤人！這樣行為無恥已極。還不早說？」此時濟公已把定身法收起，蓮香已能言語行走，見事已敗露，遮瞞不住，況且他原是煙花院裡的人物，本不知有禮義廉恥，就一五一□，把與王楚江如何來往、如何要好的話說了一遍。陳員外聞言，一時怒不可遏，回頭對王楚江道：「吾看你是一個讀書人，敬以師道，格外尊重，你倒敢勾引吾侍妾，敗壞吾門風，真是衣冠禽獸，還不快走！」王楚江頓時羞得無地自容，無言可答，回身往外就跑。濟公道：「他如此害人，員外倒輕輕發放他，豈不太便宜？吾和尚還不饒他哩！」陳員外道：「大師傅怎麼辦法？吾叫人追他回來。」濟公道：「不必，只須吾用些小法術，就儘夠他受用了。」說罷，用手往地上一指，念了幾句真言，忽見平地起了一道白光，往門外去了。陳員外道：「大師傅，這是什麼作用？」濟公道：「吾叫他路上受受驚嚇，給你出出惡氣也是好的。」

言還未畢，只見楚江又踉蹌的跑回來，跪於陳員外面前哭道：「吾今夜准不能走，一出門冤鬼都來了。」原來濟公作法的時候，他剛走出大門，忽見東面走來一鬼，頭大如五斗拷桮，兩眼如燈，眼光閃閃若電，張著嘴，伸著舌，要吃王楚江。楚江本來膽小如鼠，一瞧見，回身就走；不料西首也來一鬼，頭小如碗，眼光如炬，手中帶著鋼叉要棚他；一回頭又見一鬼，立於人家簷前，滿身白色，頭戴三梁麻高冠，身穿麻衣，手執哭竹棍作欲擊之勢。楚江一想：三面有鬼，路已截斷，如何歸得家中？不如暫且回到陳員外家住一夜，明天再走，即使吾做此不端之事，到底是和姦，與強姦有別，罪不至死，性命可保。想定主意，就退進大門，想就在門房裡宿。那知那些人恐留了他，明天員外知道准有氣，大家不容他，定要他出去。內中有個員外老人家，性情慈善，見楚江一出門就鬧鬼，恐怕他嚇死，就說道：「你既不好回去，只得裡面去，當著面求求員外，說明所以然之故。吾們員外是仁慈人，見你深夜無歸，必不難為你的，快快進去罷。」楚江沒法，只得硬著頭皮大著膽，一逕進來。見陳員外尚立在那裡同和尚說話，周蓮香仍站在牀前，垂倒了頭，一言不發。他就雙膝點地，求懇員外。

員外一回頭，見他復來，立刻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用手指在他臉上說道：「你這不要臉的東西，既經趕了出去，還敢復來！」濟公也說道：「他既進來，莫要放走他，給吾把他捆縛起來，明天送到玉山縣衙門去，辦他一個勾引良家婦女的罪名。」王楚江一想：就是這樣，還不至□□吃虧；若被他送進衙門，非但功名不保，還要出醜，下半世還有那個來請教吾教讀？不如走罷。

主意打定，立起身往外就跑，陳員外也不追趕。走到門外，只見方才的三個鬼，都不見了，心中稍寬慰些。焉知沒走三步，迎面又來一鬼，身高丈餘，青面紅須，獠牙露齒，身穿金甲，頭戴金翅帽，手執金瓜，吼的一聲，聲如裂帛。楚江回身就走，走沒六七步，迎面又來一鬼，紅面白鬚，身高不滿四尺，身穿黑衣，頭戴武生巾，手中拖著鐵鏈，嘴裡啾啾不絕。楚江早已嚇得膽戰心涼，渾身發抖，正要迴避，又見屋上跳下一人，形狀更為可怕。楚江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